



晁文元公逸事

晁迥字明遠宋真宗嘗稱為好學長者知貢舉真宗賜詩云必以權衡求實效莫教蓬華有遺材西崑鼎倡者十五人迥其一也景祐中為翰林學士卒謚文元子宗慤康定中亦為學士一夕草將相五制卒謚文莊本朝父子掌制誥國初至熙寧元年凡九家而文元文莊其一云大族

及春明退朝錄

晁文元公諱迥字明遠澶州人也幼從王禹偁學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至道末擢本正言直史館

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加承旨眷禮優厚天禧  
中祈解近職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居六年請老  
以太子少保致仕終少傅年八十四文元謚也  
國史云公樂易淳固守道甚篤雖貴勢無所摧  
屈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以售進保全  
護固如兔髮膚之傷真宗數稱其長者楊億謂  
其所作書命得代言之體李獻臣亦言服膺墳  
典耆年不倦少遇異人指導心要不喜術數之  
說疑文滯義須質正後已文章典贍書法楷正  
時輩推重自唐以來世掌誥命者唯楊於陵及

見其子晁氏繼之延譽後進其門人如宋宣獻  
晏元憲李邯鄲皆世顯人集皆自有序及李遵  
勗後序自經兵亂六世圖書焚棄無子遺法藏  
碎金世傳竄廣先得之於趙郡蘇符昭德新編  
則得之於丹稜李燾道院集要則得之於知閬  
州王輔老智餘書則得之於眉山程敦厚理樞  
則得之於澠池眷中文獻通考

文元公謝事燕居獨處道院不治他務戒家人無  
輒有請惟二簋以時而進既畢即徹若祭享然  
子宗慤擢正字易章服詣謝公亦不顧其夫人

嘗密覘之但見瞑目端坐鬢髮搖風凝然若木  
偶嘗有詩云鍊鑛成金得瑤玕鍊情成性合天  
真相逢此理交談者千百人中無一人

是氏客語

晁文元公天資純至年過四十登第始娶前此未  
嘗知世事也初學道於劉海蟾得鍊形服氣之  
法後學釋氏常以二教相叅終身力行之既老  
居昭德坊里第又於前為道院名其所居堂曰  
凝寂燕坐蕭然雖子弟見有時晚年耳中聞聲  
自言如樂中簧始隱隱如雷漸浩浩如潮或如  
行軒百子鈴或如風蟬曳緒每五更後起坐聞

之尤清敏以為學道靈感之驗今人靜聽類亦  
有聞此聲者豈晁固自不同耶或云晚嘗自見  
其形在前既又漸小八十後每在眉睫之間此  
尤異也

石林燕語

晁文元公博觀內書不徒力行復勤於撰述以開  
導後學其書曰道院別集曰自擇增修百法曰  
法藏碎金曰隨因紀述曰耄智遺書余嘗編閱  
之謂名理之妙雖白樂天不迨也輒刪重複摭  
集精粹以便觀覽云

文獻通考

蒙示晁文元法藏碎金亦未見之書也文元宦成

名立宗向佛乘又以莊老儒書會而為一尤喜  
向子平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之說一卷之中三  
復其言信乎有得於其間也其讀之終篇稍識

歸宿之處別具稟扣孫尚書大資德年續典

法藏碑金九十卷志祖文光公天聖五年選  
居昭德里而作也公酷嗜書及貝蓄有得輒  
書於兩述甚富自翰林集道院別集昭德新  
編隨因紀述有擇增修而法華知符之理樞  
丁教種碑之之作其義意頗系三教執樞契  
要妙契真詮向予但於類書中見其片言集

語心殊愛之而徧求全本無從得嘉靖乙巳

春三月奉 帝入典 綸誥得盡窺中秘書

蓋咸勝國時收宋故物我 國相摛戈之後  
因以儲之銀閣也偶居一厨是書適在中  
一躍然矣帝璫璧之獲沛審字畫多忌北宋  
廟評知為宋刻無疑因私錄而藏之嗚呼在  
笏遺石昔人猶知寶存謂茲但笏石之倫已  
哉

嘉靖丙午仲春翁孫琛頓首謹跋

法藏碎金錄卷第一

光祿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澶淵晁迥

子爰自弱齡逮茲暮齒探古聖之域闢衆妙之門涉  
獵儒道諸經必也考求微旨脩身慎行著爲箴規又  
於貝典詳觀了義法喜融液映奪居多倦聞世諦不  
爭戲論洞見至理新新無窮然知撫心馴柔道所由  
致而且揮翰祖述志未能忘暨挂冠之後棲息平浚  
都昭德坊之舊居別葺靜齋儼然獨處素所樂欲習  
以成性手不釋卷筆不停綴貫微臻極深入骨髓消  
憂釋結大沃襟靈雖患思繁亦慶緣熟斐然章句聯

翻衍溢開陳有補弗忍遐棄衆製詞律存乎別集每  
分類例頗煩命篇自今聽覽機會或該演勸屬文導  
意靡拘詳略片言鱗次混而編之數無預定與盡當  
止奉法寶而推美非小智之自矜故名之曰法藏碎  
金錄內有意涉重出積習之故前輩亦爾不復刪簡  
若其束於教者或以迦談見誚亦無憚焉不能以外  
妨內也時天聖五年丁卯歲季秋望日序云爾天聖  
九年仲冬月稍量字數分爲十卷

定慧之法宜知至理仍令均濟二者相資何謂也凡  
言定者貴乎澄明之定勿入頑空之定定而無慧譬

如石人木偶雖不動而奚爲凡言慧者貴乎安詳之  
慧勿肆輕狂之慧慧而無定譬如雲電風燈於日照  
而何有混而爲一曲盡其妙

至信發外之著者可以貫金石蹈水火密行積中之  
深者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其次權實隨宜外順世間  
之法得中而不失其正者上也

凡諸識想之數內妄也名物之飾外妄也人能去二  
妄之感詰一真之理久於其道何以加焉

良將御兵多多而益辦方略有餘也大士御情亦多  
多而益辦智慧有餘也萬緣紛紜一心曉了道馴致

而善應德日新而無窮默識冥符豈凡庸之可及  
啄食之禽善驚畏而疾起虞繫捕之奄及也涉境之心  
善驚覺而疾止防流宕之忘返也內習之士宜乎知  
此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大乘四法經云求菩提者當修四法一者發大菩提  
心寧失身命不應退轉予今於此四法之中止舉第  
一之法詳其語意因知菩提心至精至妙雖身命至  
親至切若比菩提心猶是外物予久知菩提心之義  
卽是真正本覺之心也唯此心字方是真我其餘我  
所節次踈遠窮到此際彌歎已之道孤矣

東方之教以言行爲本言顧行行顧言處世之第一  
義西方之教以理性爲本理合性性合理出世之第  
一義擬象經語垂文導意古今之人一也勿以榮陋  
爲蔽

予觀寶積經第一百四臨末有語云若彼比丘於一  
切法但取一行極隨順者所謂無生是爲禪行予詳  
此語若有的然明禪理而學佛法者止用此一科足  
矣諦觀悠悠萬事無不是空智者一以貫之歸於無  
物事來于我我皆應之以無生無生謂心不起念譬  
如物觸虛空有何妨礙隨順謂物我皆如無所違逆



故圓覺經云照了諸相猶如虛空此名如來隨順覺性是也此無生法是禪中一行簡當臻極之處何必以多爲貴者

無上妙道實超諸有上上智人了達一切法不住一切相心如虛空自然無礙何以故心住於相卽屬有法予歷觀經旨大率以此爲根極

議處世之士當以才行兼備議出世之士當以理性相符此外云爲奢其崇飾者也

順違二境俱爲纏縛順則生愛結細業而難解違則生憎結麤業而易解有大智力方能擺脫之也

學道之人須由觀行息心達本貫微洞密謂之觀收視反聽忘情契理謂之行觀行明備根力堅深入道法門此當樞要

諦觀物情大率以僞爲智邪爲樂不知至人以真爲智正爲樂僞邪多真正少自古而然豈非流轉浩劫中宿習猶存耶

忘自身之至親營他事之至重徇不急之多欲踐不測之畏途非智眼觀焉能洞見

夫日月有晦明陰陽有舒慘天之常道不得不爾施之于人蓋其類也其樂滿志理或難勝間以鬱然固

當如是

釋迦氏捨去王宮入雪山修道六年而成不戀富貴之樂其果決也如此慧可斷臂立雪求法於達摩不顧支體之苦其懇切也又如此因原佛理精真殊勝可歸仗也何如哉

人愛萬金資用以為我所何如萬行莊嚴以為佛士夫深於妙道者始可與之談此理苟失言於不知者必大笑其迂闊也定矣

窮理盡性易義具矣予嘗因此四字別有所陳夫剖析至理有淺深次第淺者及於名深者及於身深之

又深者及於心心由性生必若窮其理之盡處極於性而後已故曰窮理盡性

予有法喻密獲二寶其一曰如意淨明珠圓而昭能破一切昏暗而珠無染著此喻不惑之智其一曰降魔金剛杵堅且利能破一切障礙而杵無虧損此喻不退之志持用二寶天下無敵何往而不至哉其後因看寶積經第一百二十內有金剛杵如意珠二物之名予喜暗合

衆生之名本有空寂安樂之體臻其極者此名涅槃本有靈明照了之用臻其極者此名菩提既是本有

何假外求又緣棄本逐末迷失久矣固當啓迪懷柔  
須有穎悟之人師資授受

一切之形形本無無而有生有生則有化滅有化滅  
則復歸於無也定矣一真之性性本有有而無象無  
象則無化滅無化滅則常存其有也定矣不有之有  
名曰妙有不空之空名曰真空妙有真空其體一也  
夫良藥所以去病加之信重則易服必由誠感而其  
効彌應妙法所以去迷加之信重則易入必由誠感  
而其道彌勝是故切於去迷而見性亦如切於去病  
而保命

儒教之法以正身為深切勿求其名而名自得矣道  
教之法以養生為深切勿求其功而功自成矣佛教  
之法以復性為深切勿求其證而證自知矣是三省  
率以無心而然也

中智以降得地成勢下必趨勢而動色上亦乘勢而  
變態其理所至自然而然達觀了知不當驚異

儒教本於名與儒教本於理與性儒教大意修已成美  
善之德不許伐其德佛教大意清心得微妙之相不  
許住於相至論概舉深學當知

夫萬類萬形形必不同斯可見矣萬類萬情情亦不

同固當然歟人心如面安可同也有一不同於己已  
卽非之若以理斷曲反在己

前漢書有陳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予嘗三復其  
言深以爲然夫去健羨則無貪欲黜聰明則反真素  
人能行此六字亦足爲越世出塵之士矣

予有宿志者二焉其一欲得解去名利之場獨歸自  
得之場不被仕宦所拘今則已遂志矣其一欲得解  
去分段之身別生意生之身不被造化所拘未知果  
能然乎

予常愛白樂天詞旨曠達沃人曾中有詩句云我無  
奈命何委順以待終命無奈我何方寸如虛空夫如  
是則造化陰隲不足爲休戚而況時情物態安能刺  
鯁其心乎

夫形之壯衰隨時而變理之常也萬一不變此乃神  
僊之流情之順違隨勢而變亦理之常也萬一不變  
此乃聖賢之流形之與情若責以盡與神僊聖賢爲  
比不亦難乎

予自問曰晚年學道日課何如哉自對曰動則觀書  
以廣智求出世之階差靜則息念以存誠恐涉境而  
流宕如此而已餘無所能

昔向子平有言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  
知死何如生耳予因思莊子云以生爲附贅懸疣以  
死爲決疣潰癰列子云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  
不仁者伏矣亦可知矣

晉山濤不知山簡父不知其子也王濟不知王湛猶  
子不知其叔父也而況他人之踈遠乎士之屈於不  
知己據理據當然何恨之有哉

觀練之法我今自陳其觀也見諸相之本同色空如  
一其練也勤守中而不失心息相依率是而行以爲  
日用

吾常諦觀一切因緣有合有離一切情識有起有滅  
親踈順逆愛憎是非雜然交并混而成世新新之事  
與日無窮身心之苦何有紀極其或萬萬數中有一  
大達之人越世高蹈特立獨行出此方域之外者其  
人智力何如哉

彼至人者角立傑出智了一真餘惑不能障其明心  
住一境諸念不能奪其志不挂名利之網不喫嗜欲  
之餌我今誓願師之服膺終老而已

有名有色隨造化之遷革無色無名亘古今而靈明  
誰曾究此徒自負於豪英

人間有三大事皆無可奈何須歸委順而已謂身也  
世也劫也人之自身生之始不能知化之終不能知  
無可奈何此委順之大者一也處於世則有因緣之  
善惡身心之苦樂無可奈何此委順之大者二也又  
說浩劫運數中則有陷歷陽之地居人變水族之類  
鑿昆明之池胡僧辨劫灰之理無可奈何此委順之  
大者三也唯聞別有至神至聖之人超出此三事之  
外無能及者故謂之大雄氏

顛倒之心反掌成菩提譬如迷路之人忽爾醒然見  
其路覺背所趣卽時旋踵先迷後悟之速非反掌而  
聞其事得遂所志卽時開懷先憂後喜之速非反掌  
而何

一氣幻化而生形形之妍醜不一也二性幻化而生  
情情之善惡不一也自古而然無可奈何唯聞大雄  
氏之法至深至大至微至妙超出二幻化之外此明  
復其理性之根本非在末迹孰有智識論議之勝過  
於此乎豈敢以區區所見臆斷其事也

佛書中說安樂行予今引儒書比類儒書云君子居  
易以俟命此是安樂行小人行險以徼幸此是不安

樂行

夫學道之人在乎智力兼備何謂也設使觀慧明了見法指歸此名智也須得妙心精密入佛境界此名力也智力相濟爲兩足尊苟或止務高談斯則未爲了義

西方聖人垂法詳悉有大善利不可非也於幻化中明一切空不執爲有雖賢愚異貫皆見其空矣於虛空中立一切法不落於空深智之士信知其法妙矣終使人離空有二邊之見出輪環大苦其理如此其能仁也何如哉不達之人若以世間法比方致詰何

可與之論議哉

吾自省已頗能推窮至理直詣精深之處唯有情累懸懸未到豁然安穩之處力量如此

畫工之格致高妙有能注思落筆傳神寫照而逼真者文士之格致高妙有能致思落筆窮理盡性而臻極者此二事頗相類也吾常覽唐賢著述有陳心法宗趣而立言穎利明白鑿出大意使其曉暢文義者了了見妙道之源信知才俊精敏有資助發揚之力今之僧俗所談分禪辨律互相矛盾各執其末不究其本但目作者之詞曰文章也非禪話也吾所不取

吾能大和會一以貫之爾

吾能了知身心世三者本從虛妄中有而終歸於空此則吾自斷之以智也既知之則一切念慮徒有憂勞而無所濟者當令不生此則吾自濟之以力也此是出世智力與世間智力不同若霄壤矣

予自陳頓悟漸修之說各有二焉予知一切之有都屬幻化者無不終變滅此為頓悟之一也唯一真法界散而為萬靈者決定無變滅此為頓悟之二也此二頓悟既明而不昧者也憂悲苦惱之念無人無之自省了達已久今求日損當以理遣此為漸修之一

也常樂我淨之道唯大雄氏能然自省信重已久今求日益當務馴致此為漸修之二也此二漸修有進而無退者也內省詳求樂欲所趣如是得非宿習使然乎

予觀釋氏之書而有一經一論各言無生之法簡妙大同合而敷演可以足用寶積經中有說云若彼比丘於一切法但取一行極隨順者所謂無生是為禪行摩訶止觀論中有說云小乘對治如應病用藥藥必兼備大乘對治祇用第一義諦如阿竭陀藥能治眾病其語云空無生中誰是煩惱誰是能治但以無



生一方徧治一切此文極略須善取意予博考諸經  
諸論大約盡是修行出世之法若得其樞要之處何  
須廣覽今據此經指陳極隨順之理又據此論指陳  
善取意之理並在無生之法而已其爲精當何以加  
焉必能觸境無生則所謂盡善臻極矣

世間俗士而爲名利纏縛嗜慾纏縛其身不得自在  
而致敗壞小乘人又爲空纏縛法纏縛其心不得自  
在而有障礙唯大乘上乘人免此二纏縛謂之解脫  
身心俱自在無敗壞障礙得出世之樂名曰涅槃  
今談禪好以隱晦爲深密予之談禪好以顯暢爲親

切雖談者隱顯不同而道之本源則無異也

予今自思晚年内習雖窮理盡性務極於精研而澄  
神定靈未臻於純熟疑善根之宿植期勝果以圓成  
聊用披陳亦非矜伐

衆緣之累須以道斷理遣一真之妙須以馴致冥會  
略舉大端智者善自求之也

夫醉者墜奔車而不傷全其外也乘蕩舟而不懼全  
其內也故先賢頌酒德贊酒功稱其美利蓋非徒然  
苟或遂肆沈湎自貽諸失前言作戒抑又深切

或問予曰先生不從遊賞之朋不設歡娛之具闔扉

燕處何以銷日子對曰老夫致政之後適意居多  
觀練薰修獲溫尋於妙道棲遲偃仰遂頤養於天和  
自便衰軀更無他想至寒暑之來往歲時之代謝任  
彼運行而已與予了不相關

約已自修立爲條教所學無生之法或遇習氣歛爾  
而生我當記之卽時而止所學安住之法未果全然  
安住我當隨其緩急量力而住新新之智其理可書  
而旋復忘失惜而求之再縈心緒我願不復追思又  
欲禮必逮情常念彌縫其闕斯乃世間之法耳學出  
世法抑亦相妨自今亦安無可無不可縱心浩然而已

予於晚節勝進彌堅歷觀莊子微言兼采楞伽妙法  
吉祥止止但務於心齋正智如如自符於成相道釋  
二典責實同歸夫何末流妄有分別

我立一志自學無生法忍入道權輿此乃小乘獨善  
之利也佛度四生盡入無餘涅槃成功臻極此乃如  
來兼濟之利也力量殊致固當如是

儒家之書大易爲首有象本乎乾坤道家之書老子  
居最無名始於天地二家之說率以此爲造極矣若  
引佛書言之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又據譬喻則  
天地乾坤沙界之一沙也

學道不易爲師亦難學道之人性有優劣上根之士  
來學則師逸而功多下根之人來學則師勞而功少  
譬如良駒駿利見鞭影而疾行駑馬鈍頑受錐鋒而  
不動

予於悟修自能和會研覃乎定慧之學參驗以老莊  
之書設使遵老聃之言練谷神之粹契莊子之說發  
天宇之光一教指歸有何差別

夫事君者不可以二心唯一至忠而已矣至忠則名  
光而衆仰道學者亦不可以二心唯一至誠而已矣  
至誠則神會而自知

昔向子平讀易至損益二卦乃曰吾已知富不如貧  
貴不如賤予讀莊子至巧者勞而智者憂予又知巧  
不如拙智不如愚矣此與常情不同唯有深達妙道  
者可與言之耳

夫天地中空虛生成萬物而不妨有日月照臨而盡  
見身心中空虛含容萬法而無礙有智慧觀察而盡  
知真學之人當須具此知見

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吾思據定以寧志又曰精  
義入神以致用也吾思乘慧以立法從事於道唯變  
所適吾能然爾不求人知

予嘗自思獲其法利少分焉何謂也疑然不動定力也了然常明慧用也鏘然聞和天樂也條然自得道情也合此四妙歸乎一真世間富貴功名未可爭其勝負耳

夫學法之人尤空洞達雖發蒙辨惑始務於從師若榮古陋今則乖於適變予於此道灼然了知精思而究前言觸類而生新意開示悟入佛存方便之門收合凝融自得修行之要但懷宗趣安可講求

予偶自思而言曰夫有財而不能與無財同有學而不能行與無學同予今照了其事不欲落二者之失

姚秦時釋僧肇初以莊老爲心要後見古維摩經歡喜曰始知所歸矣予今信以爲然予初讀南華真人之書因齊物之理自得一法目之曰逍遙大同觀且無一事可爭後讀西方聖人之書因無我之理又得一法目之曰平等大空觀兼無一物可齊由是省己之所學有增長二家之書有淺深矣

夫學法之人必在乎破相觀空見性行道此四次第端如貫珠與我同志應作是念知而能爾斯所謂入佛境界者也

初學道之人念念須有所法觸正念如不及涉智地

也如此觸邪念如探湯避諸趣也如此

予自覺者消毫法利安住無念之念或時能然獨聞無聲之聲未嘗有絕膈然相契條然自得而已予自以爲癡得少分殊勝但覺聞性彌聰妙音無窮猶未得心如大空中有日月昭融若能到此吾道方隆見可見非常見我見無色之妙聞可聞非常聞我聞無聲之和雖如是言亦無所有也得者當自得不可以言宣

世間法或能捨去大權位者有語云如釋重負出世間法有語云菩薩斷除五事所謂五陰能令衆生生死相續不離重擔因思二重之累予且於世間法中不重負矣猶於出世間法中欲得離其重擔自念具足凡夫未知智力志願果何如哉

涅槃經云芭蕉生實則枯一切衆生亦復如是噫予之生子身相已衰又見生孫衰可知矣去身逾遠復憂於孫以道眼觀悠悠斯世

老馬識路猶歸國而不迷老夫識道豈還源而有失雖云耄及自憐智生

施肩吾三住銘序云心常御氣氣與神合圓覺經圓覺章注云心息相依息調心淨予觀兩處之說因知

道家言神仙之術釋氏明禪那之法其理大同矣  
已往事勿追思未來事勿迎想見在事勿留念隨覺  
而止習以爲常久久彌堅不煩多學

世間所愛者不過富貴功名而已若以道眼觀之豈  
能勝第一義諦

老子云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又云  
湛兮似或存予詳文意所云或似者不敢決定言之  
此於世智中得爲高邈唯西方古先生直指顯說無  
非臻極可謂出世殊勝之智也

予嘗有晚年勤道自修詩云老來何故惜分陰如月

明虧魄漸侵進道不遑求廣智隨時隨處且冥心因  
思自說冥心二字蓋言四威儀中不拘閒忙每遇意  
到卽時隨分檢情攝念是也晉書隱逸辛謚傳云冥  
心至趣而與吉會唐賢白樂天寄詔常州陳使君詩  
斷句云勿復問榮枯冥心無不可近代僧俗有名者  
詩僧貫休懷香鑪峰道人詩景聯句云冥心同槁木  
掃雪帶微陽又齊己山寺喜道者至詩斷句云知住  
南巖下冥心坐綠苔又吳融寄貫休詩斷句云若得  
重相見冥心學半銖如此之類不可具舉大約冥心  
二字謂以其心向晦冥息善入無爲潛符妙道之理

也

我願得天聰明入佛知見以決定信致精進力到涅槃域無退心也

或問予曰子嘗言不求功名不求富貴何謂也予對曰予不求富貴而取樂樂變則苦不求功名而干譽譽變則毀夫至樂無樂至譽無譽此道家之闡域也可以意到不可以言宣問者曰妙矣哉虛往而實歸矣

儒家以名教為親切而道書云士以身殉名道家以壽命為親切而佛書云壽者見度長挈太窮理盡性

若非允臻其極何名第一義諦

大覺聖人推為無上尊者何謂也以其豁達大觀洞見形質空言語空文字空名器空大約無數空如是真見無人能及故曰無上尊夫淺識滯泥挾私而爭彼我者亦如夢中所爭及其覺也方知盡空矣而此聖人又特見空中不空此則別論

予思鑑圍燈帝網珠光影重重交相涉入此喻諸佛妙契心心混融非異非同之相也

予晚歲自修協用二法止觀也導引也止念令靜觀理令明念靜理明無生可成導氣令和引體令柔氣

和體柔長生可求此二法諸內外相資之法也

予有二有餘一不足演法無盡意聞和無盡音此二有餘既盡美矣未得無念心此一不足若得此心又盡善矣

世間人有二大怖而不怖何謂也在則必有涉畏途觸禍機以貪冒而致死者事可信亦可見此既可怖而不怖歿則必有落陰崖入苦海以昏冥而流轉者事可信不可見此又可怖而不怖夫如是觀其根性以擇法器萬中無一而與之議出世之法不亦難乎詳夫止觀二字但以文順而言用隨便宜不拘先後

或先止而後觀也有如臨池俯視對止水而影象可觀或先觀而後止也又如秉燭夜行觀險路而車徒乃止譬喻易曉明敏當知

夫開示悟入錫智則由乎師觀練薰修致力則由乎已與我同志當如是解

吾今自約當以先覺智無生忍奉為頓教實教又以對治法方便門奉為漸教權教二者並用其理備矣予初觀莊老之書其心豁然包太虛而不礙次觀釋梵之書其心昭然貫微塵而深入所以安貧佚老蔚為羲皇上人也



吾居靜境可比華胥國之境吾爲逸民可比葛天氏之民吾聞和聲可比鈞天樂之聲飲食節約無求所嗜之滋味寢興順適何須外助之嬉戲不改其樂永錫難老動與吉會其如予何

眼中不可有一物有則不安心中不可有一法理亦如是是故佛佛所傳無一法可得

罪人出枷名爲釋放智人出家名爲解脫與其免有限之拘繫曷若免無窮之拘繫乎

百骸導引貴乎動久久必和柔此道家之妙用也一心檢攝貴乎靜久久必凝明此禪家之妙用也非二

妙用吾何所歸

內外二定有深淺吾得其淺者矣外有捨名利之心已能得定內有學禪觀之心未能得定此心若定可謂卓然而獨立者也

世人貪於我所種煩惱根我願常於佛所種諸善根此自然智不從外得

孔子云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予謂先聖所言外富貴身予之所求內富貴也予欲得華嚴藏百鍊金以此爲富又欲佩祕密王三昧印以此爲貴未知可求不可求吾所好也

榮啓期二樂則嘗聞之矣予又別愛三樂以儒家言之予愛顏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以道家言之予愛莊氏子棲遲一丘天下不易其樂以佛家言之予愛釋氏子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是三者由外以及內自淺而至深矣

天聖六年戊辰歲予年七十八矣身輕安心清爽竊謂之自覺身心境界但未知楞伽經中所說自覺聖智境界何如耳

佛書之言菩提如道書之言大覺莊子云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是也佛書之言涅槃如道書之言至

樂莊子云至樂無樂至譽無譽是也吾好旁達於理也如此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二卦乃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予詳子平學而知之者也而學不兼該止曾汎覽儒書知富貴之爲累不及肥遯之超絕未嘗深究佛書不知生死之爲累不及寂滅之解脫所以有所知而有所不知矣

夫出世入道之法廣大微妙之臻極者非世人所能知故隱君子之書有語云不可致詰古先生之書有語云不可思議豈可以世人情量測度哉智人不當

與之是非鋒起而爭勝負耳

予以為煩惱性空不當過執須以智慧燭理勿與愚夫混同故佛書云以智慧劍破煩惱賊又云以智慧力裂煩惱網又云以智慧火燒煩惱薪是也

禪門樞要惟以無念為宗嘗有學者與予談云不怕念起唯恐覺遲予深以為然因而依韻別作四句續之以自規云覺速止速二妙相空知非改過遽頽可鄙  
○唐刺史李繁述玄聖蘊廬十六篇其序有云冀深信照之能度苦厄又知有以常相見不在於眼界予因思白樂天有詩云東宮白庶子南寺遠禪師何處

遙相見心無一事時是知至人之相見在心不在聲  
○吾今諦觀人倫一切之形一切之情一切之聲一切之名重重虛妄唯一真之靈謂之實際固當隨緣而過以順外事如理而住以辯內事獨斷在己無以詢于眾論蓋由殘年迅景不可以踈而善親以小而妨大也  
吾有二失與道為累觸境小忿熾熾成炎嬰情隱憂絲絲不斷改之為貴唯力是視琢磨至此吾道庶幾論者言養生之道身貴乎勞心貴乎逸予因思之得正為妙身貴乎勞蓋謂勞動之勞非勞役之勞心貴乎逸蓋謂優逸之逸非放逸之逸智人當知其理如是

白樂天酷好遊觀形於吟詠有詩句云留春不住登  
城望渭夜相將秉燭遊又有詩云眼看筋力減遊得  
且須遊如此之類不可具舉矣予謂樂天所好者常  
遊耳予所好者遊可遊非常遊予好列子之遊列子  
曰人之遊也觀其所見我之遊也觀其所變謂凡人  
唯覩榮悴殊觀以爲休戚未覺與化俱往勢不暫停  
予又好壺丘子之遊壺丘子曰務外遊不如務內觀  
外遊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遊之  
至也求備於物遊之不至也予詳其意謂人身取象  
二儀無有不備大約貴乎反躬觀理心遊於大道足

矣故予好之予於遊觀又好莊子云假道於仁託宿  
於義以遊逍遙之墟又好老子云常無欲以觀其妙  
予以立意爲宗觸類而長唯變所適下筆不休  
吾獲三勝之利其理超然知寡欲之道無大疾疢而  
獲康勝見正念之法無大濁亂而獲清勝居不競之  
地無大咎悔而獲吉勝此三者自得而已

身相日日變衰心相念念遷謝汨沒浮世誠空自惜  
洞見至真之源梵語謂之菩提安住至樂之境梵語  
謂之涅槃上智兼該當如是解

予因汎覽究觀具知世爲幻也人爲幻也心爲幻也

智爲幻也何以明之白樂天有詩云幻世春來夢浮生水上漚此言世爲幻也又有詩云生去死來都是幻幻人哀樂繫何情此言人爲幻也圓覺經云衆生幻心還依幻滅諸幻盡滅覺心不動此言心爲幻也圓覺道場修證儀云佛運如幻智慧出谷響音聲說空中風畫言教救攝夢想苦惱衆生還令悟入法性此言智爲幻也夫如是則從凡至聖無不是幻誰能於此重重大幻化之中妄執有法以自苦耶而今而後予當遇物而應無所將迎順緣而過無所固必未知果能然乎而志願如此

吾嘗覽儒書禮記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又嘗覽道書列子冲虛至德真經云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吾久未感悟及引年致政之後閒居於浚都之舊廬至天聖六年戊辰歲季春月一日之中忽爾先降細雹後作密雪一句之內而多風不雨吾見本族卑幼屢有微爽康寧者或有咽喉壅閉不利皆經信宿而愈復聞鄰里之家亦如之蓋愆玉燭之和而使然也二書之言信不虛矣豈敢自謂學際天人但明氣類果同決定無疑耳因而諦思由於天者旣了知而無悶

由於人者當調護而攸宜偶書其事徧示諸兒孫俾之詳究且表古聖垂文設教灼然有據又表吾老年之學重增精至非孟浪而言也

姚秦時釋僧肇初以莊老爲心要後見古維摩經始知所歸吾已嘗述之矣復有緒餘之意今續書之再明理之淺深焉道家所說猶涉世間之法貴乎混然大同外無一迹可識釋氏所說直是出世之法貴乎豁然大空內無一法可得具此知見者必能自信自足彼此無往來定矣

佛書中意不許人偏計之心爲其悞認虛妄無窮重增太煩也道書中意不許人逆計之心爲其預生勞慮過當未必果然也二計之失吾當自戒

畏苦愛樂當修福業出世入道當修慧業修慧業者固不可得修福業不失其正者亦鮮矣

夫悲哀感恚成其性習者道家不許以爲幽陰之病也鼓發狂鬧恣其娛樂者禪家不許以爲放逸之咎也離邊得中由己之智

用智之道精之至者可洞貫於人神其道有爲故有成有敗有所不備焉不用智之道誠之至者必洞貫於人神其道無爲故有成無敗無所不備焉此則大

槩而言不可剖析者也

向子平所云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予嘗立理爲文因言及此者多矣而未始引證其事有所明據夫二不如之事歷代尤多難以具舉今且以古人富貴之極灼然易見者陳其二人以爲驗焉昔晉石季倫奢豪角勝可以言富矣及乎孫秀矯詔季倫遇害乃歎曰奴輩利吾財此則富不如貧信有之矣隋越王侗留守東都及乎唐公起義兵而東都之臣立侗爲帝仍號皇太主可以言貴矣而遭王世充威勢所迫乃焚香發願曰從今已去不生尊貴家此則貴不如賤信

有之矣

我於一念二念三四五念乃至百千萬念於念念中存其覺慧卽是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乃至百千萬佛於佛佛所種諸善根圓頓之宗貴簡而速其有妄想永執當使應時融液不歷僧祇獲法身其理如此、  
藺歷任之身則一也考其官業而陟降各各不同出世間法歷生之性則一也隨其行業而升沈各各不同世間法麤或容規求規避出世間法妙如影響之應形聲決定無差也

吾今立言明學人頓悟漸修之喻頓悟如燈來照物

入闇室卽時而洞分漸修如春至融冰積和氣移晷而消盡其理親切誰曰不然

唐相裴公休所作勸僧俗發菩提心文各有條目內有一條勸通圓頓經典有句云金剛圓覺簡妙通明華嚴涅槃廣大具足予於簡妙二經最所留意因思金剛經云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又思圭峰密禪師初爲僧在蜀隨衆齋于民家居下位以次受經遇圓覺了義卷末終軸感悟流涕是知二經殊勝大同貫心達性感動之深切也如此予今止未二經名義決定總持以爲智力先以圓覺淨明之

體爲其智此則識心達本其志永不迷永不昧矣又以金剛堅利之用爲其力此則有進無退其力不可礙不可壞矣得此二法守而勿失可自號曰無敵公也我願以無所住心退藏于密令人不可窺測有如季咸善相不能相壺丘子末後之相在列子第三又如大耳三藏得他心通不能觀慧忠國師末後之心在景德傳燈錄第三此相此心無迹可尋故也

予因看景德傳燈錄第十五筠州洞山良价禪師有語云若不體此意何超始終之患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不間斷稍得相應予三復怡然冥符



宿志乃錄于此以爲法要。

勸農墾荒勿責近利責近利則闢土不成何以廣滋殖之業立法垂裕勿定深文定深文則殘人無極何以贊生成之德賢良翼聖明恕居最非其明不能達佐治之本非其恕不能逃始禍之罪唯濟世安民之主暨論道經邦之臣同心而行方期集事

古語有云見怪不怪怪自壞予因擬之別爲兩句語云見魔非魔魔自和

幻身諸病須以藥攻幻意諸病須以理攻病旣去矣其攻卽止

諦觀吾身之未生不知預喜身必有化如何預憂此是覺慧此是理斷其次緣累抑亦浸踈

予問覺道之人曰此物大包太虛爲何百步視秋毫之眼不能覩輕無一毛羽爲何擘太華山之力不能舉彼但熟視於予嘿然而已

學道之人雖曰有心心常在定非同猿馬之未寧雖曰無心心常在慧非同株塊之不動理情體用至論如此

身隨一氣而聚散孰能制也心應衆緣而起滅孰能避也唯燭理之明者善以智力委順裁遣耳

予自謂曰爾能總持三事可以足用讀儒書若能樂  
天知命不以世故貽憂讀佛書若能識心達本不以  
外緣致撓讀道書若能遺物離人不以衆人同趣旣  
明且守夫復何求

吾今直指顯說心法簡妙精微之理取其真但得  
明了安靜到純熟而已

物有生化心有起滅事有遷變天下古今理之大常  
者也達觀熟者不當驚異

凡一百三十八章

法藏碎金錄卷第一

法藏碎金錄卷第二

光祿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澶淵晁迥

一念照了一念之菩提也一念宴息一念之涅槃也  
吾心日夕趣向依止欲念念常然故或默或語而匪  
疾匪徐夫如是雖曰微細善緣儻積習純熟何憂失  
途淪墜哉

深根固蒂長生久視道家保身之要也生滅滅已寂  
滅爲樂釋氏清心之要也上智明了可以足用

吾老矣而能生一智執一志何謂也外順世間法無  
固無心以此爲無所礙之智內學出世間法有初有

終以此爲不可奪之志志與智交相濟久而彌堅吾之道其殆庶幾乎

開示悟入大事之因緣也由乎師觀練薰修大事之功用也由乎已若止務空言則必貽後悔

摩訶止觀有語云躡躡而入玄聖蘊廬有語云溶溶而進人多閑好禪談罕見實知妙用

天台教止觀二法法華經悟入兩字入字最後濟覺之力也予自得此精意不能剖析而言

有客謂予曰嘗觀吾子落筆成言不求功名不求富貴奚獨如此蒙竊或焉予對曰夫拜將拜相處世之

榮名學僊學禪出塵之妙事各從所好復何疑哉

予引古佛名號人多笑其迦談因思以理和會之也莊子云至德之人無聲之中獨聞和焉豈非觀音佛之法門乎又云宇泰定者發乎天光豈非定光佛之名相乎予於二者覺有至微朕兆苟或膠固致詰予當默然而已

予嘗歷覽釋教經論所說有二生滅一寂滅若具引本書卽文繁隔越難爲直指予今節略裁成俾人易曉二生滅者其一是分段生滅卽今一切衆生相續有情是也其一是變易生滅卽所謂阿羅漢菩提薩

墀隨意生身出沒自由是也一寂滅者謂如來覺利  
自他兼濟功畢入于圓寂不復生滅是也

古人有言爲善最樂吾亦有言學禪最樂此理大同  
而小異自淺而及深者也爲善世間法學禪出世間  
法知者自知說則難說

予老矣人多見稱言其面色紅潤神氣清健此以發  
外而可知也而不知予入道深密抗心高遠此以積  
中而不知也

予覽羅什答慧遠書加之一偈其首云旣已捨染樂  
心得善攝否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否予愛此語但

能深入實相安住妙境何假叅禪問法耶

高僧傳云晉司徒王謐致書於廬山慧遠有語自陳  
曰年始四十衰同耳順遠答書曰古人不愛尺璧而  
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檀越乘佛理以御心  
復何羨於遐齡耶予因思之壽長不及於道勝況諸  
悠悠之事豈勝於道乎

釋道常此字本是風雷卦名予避廟諱權改秦姚興敦逼欲奪其法服

令居翼贊之任固辭得免乃歎曰古人有言曰益我  
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於是竄形巖壑畢命  
幽藪蔬食味禪緬迹人外予因思向子平云富不如

貧貴不如賤殆相類乎。

顧此法但能識心達本無微細之疑忘情契理到純熟之地其道成矣安用繁云

塊處清閒自誨曰迹務退藏避虛名之爲累心勿馳散入實相以增深善緣既獲冥符餘景豈空空過古人輕尺璧重寸陰良有以也

浮雲或聚或散豈礙太虛之清曠浮漚或成或破豈損寒潭之湛淨浮想或起或滅豈壞真心之靈照念念不息人皆有之勿以其然遂虧進道

予以決志辭榮閒居佚老躋仁壽之域樂育無疆闢

衆妙之門勝進不退翛然自得何必求之

身如翔鴻不可籠心如蓮華不著水身心所樂已出世間何況純修別有妙處

晉書隱逸傳云嵇康從孫登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荅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不用其光而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予詳識真二

字愛之重之以爲明哲保身之法也賢達詣道之見  
也有智之士可不務乎

莊老之書理有明據嗜欲深而天機淺道德高而下  
士笑真隱寡偶自古而然塊處逍遙亦足爲樂

今有文士目莊子曰碎金多采先生之語以資應用  
章句耳予亦耽味其書求理綴文以爲助道之品入  
此法藏碎金鑿名同而實異者也

又晉隱逸傳云董京字威輦至洛陽行吟常宿白社  
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縣則不  
肯受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孫楚貽書勸仕京不

從荅以古詩其末有句云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  
九州爲狹靜以園堵爲大予詳最後二句明知足常  
足鵬鷖逍遙之意也又詳其少欲忍辱涉于梵行得  
非高僧高士倫類相參而流轉乎

范喬字伯孫稟德真粹立操高潔以父粲有疾侍養  
衡門至于白首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  
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予覽此愛之重之古人純孝  
高節有如此者與夫名實相違者異矣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顯名蜀朝  
秀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內

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遇亂  
避難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  
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管護吾氣力猶足自堪  
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予讀秀傳美  
其有清節有先見推分克已無所干擾而獲康強壽  
考乃福報之使然乎

莊子云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  
熱汪云無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無變於已況  
溺熱之間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非避之也推理  
直前而自然與吉會又晉書隱逸辛謚傳云賢人君

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  
妙豈有識之者耶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爲避之但  
真心至趣而與吉會耳予以二書意同乃合而書之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也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  
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敦煌太守陰澹竒而造焉  
經日忘返澹曰世人所有餘者富貴也自之所好  
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  
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  
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  
外因詳陰澹之言予以爲古之賢人君子道德內充

而自得者其實沛然滿足不可以常情擬議也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于泰山恬靖寡  
欲清虛服氣餐芝餌石修導養之法以至道虛無爲  
宗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年在期頤  
視聽無爽予味先生所授之道有似禪師密傳心印  
者也又以爲窒嗜慾之源居清曠之域壽長神王固  
當然歟

宋纖字令艾少有遠操沈靖不與世交隱居于酒泉  
南山不應州郡辟命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鐃鼓  
造焉纖拒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

仰而形不可覩先生人中之龍也年八十篤學不倦  
後張祚遣使者備禮徵爲太子友尋遷太子太傅頃  
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  
歿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  
形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年八  
十二謚曰玄虛先生予詳達人大觀形骸爲外物族  
類爲妄緣不以形累性不以族嬰情與夫大禪師臨  
終勿塔勿悲之言何異之有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精通經義雅  
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隱于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



服柏實以輕身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  
玄纁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泉懷真獨遠  
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  
待拯者乎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日皆以黔首  
之禍不可以不救先生懷濟世之才故遣使者虛左  
授綏鶴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  
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予讀瑀傳愛張  
天錫遺瑀書云心與至境冥符此一句入道之門也  
祁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窓  
中有聲呼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

間事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岬且而逃  
去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  
遊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張重華徵爲儒林祭酒天  
錫謂爲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予讀祁嘉傳異其  
窓中呼者蓋神人也所言得喪利害之殊堪爲鑒誠  
耳吾今逼大耋之年已老之身舉止輕健不爲惡欲  
之所敗已老之心觀照明了不爲邪見之所昧必因  
宿習何憂後緣此真實語非增上慢

晉書謝鯤傳中多說鯤規諫王敦之事是時朝望被  
害皆爲其憂而鯤推理安常時進正言而敦不能用

予讀鯤傳愛此推理安常凡四字蔚爲心要夫自古及今有無數之人無數之情無數之事是非曲直得失利害憂患苦樂種種不同理之常而大者也若以道斷但推而安之都爲夢幻如觀羣動終歸乎空不用鼓發於言下留滯於會中此乃無礙法門之最也予嘗爲安順大常略論意亦如此今重言之也出世大聖人具有一切智能行一切行不住一切相此是佛功德以世間法如何擬議

夫齋戒沐浴清淨身之法也滌除疏淪清淨心之法也必若識真拔俗退居進道之士可用此外內二清淨潔其身心以爲資助爾

顧此法自悟自得契真不殊可目之曰同文印覺他利他照闇相繼可目之曰無盡燈在上上之智謹授受之理不可輕也

我自立一科法言欲得已心至空至明以爲體善利萬物不求其報以爲用亦不分屬名家

論語云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子張書諸紳予因思內典教中有語云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邊誓願斷法門無盡誓願學無上佛道誓願成如

此言豈止書紳銘肌鏤骨可也

解脫門三親切方便而出纏縛良以次第相成也涅槃路一直截坦蕩而歸寂滅不由歧徑致迂也我如是言人謂我何

予詳教中所說之意謂小乘著空是心住於相而起見障蓋言空之爲法執亦成礙而況外道之學別作異計種種邪妄其爲病也可知矣

自顧晚年信道彌篤南華經髓游逍遙之墟西聖書心泛寂滅之海盡攝大千沙界無帶芥於胸中深入不二法門非剖析於言下所好如此誰爲同人

法華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其下陳列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予嘗率意立言云開示由乎師悟入由乎己其後因覽唐李繁著書十六篇名曰玄聖蘊廬內有心宗第十一不動第十二夢覺第十三聞思第十四有說云經言開示悟入而不說開示悟入之方因著此四篇開心宗之性示不動之體悟夢覺之真入聞思之寂予詳四篇所述咸有妙旨就中悟夢覺之真入聞思之寂暗合予卽今朝夕趣向事理親切由是忻然自得以爲天獎冥符爾不復一一具載之也

白樂天有自詠詩云闔閭僧尚閑較瘦鶴猶肥予因  
自思抑亦如此仍敘餘意可資清談爰自引年挂冠  
攝生修道居深迹晦絕無汎交行健聽聰覺有所得  
乃復爲兩句以擬前詩云介居僧尚雜警聽鶴猶聾  
初讀老莊之書入大觀之理見世間夢幻蕩曾中帶  
芥後讀釋梵之書得上乘之法啓我明徹之智無窮  
而不昧銳我堅利之志無窮而不壞根力次第有如  
此者

法止一乘日常二省幻身虛假雖悟有涯之生本覺  
空明未歸無念之體然於淨信不怠真修

文殊表信解之智普賢明周徧之德合而爲一是謂  
毗盧遮那華嚴名曰三聖圓融觀信妙矣哉

予覺晚年益甘道味酷好舍華隱曜收視反聽優游  
何有之鄉放曠自得之場從造物者爲師友而世間  
幻累其如予何宜乎三徑就荒一室不掃凝塵滿席  
其心湛然

圓覺經義有云從本起末爲出攝盡爲入又云迷之  
則出悟之則入因知悟入二字理合相連又知既能  
覺悟而乃攝其妄念入于無念斯爲法要而況聞中  
靈應助發道緣豈非天瑞宜符資其宿習俾我策勵

何法喜之深乎

夫恬愉相資成長久之道喜怒不節傷陰陽之和顧已暮年尤宜知明而力勝也

予覽二教之書有所愜當而能唯變所適推而廣之釋氏經旨予愛其見空而度苦厄一見其空則一一皆空矣自然目之所及見其無全物無全事無不是空何能障礙于目哉老氏經旨予愛其知常而益明了一見其常則一一皆常矣自然心之所及知其天時之慘舒晦明人身之災福苦樂世故之順逆成敗無不是常何能刺鯁于心哉二者對治可以足用

身心之法舉要而言一真是本名之爲道萬緣是末名之爲累不可棄本逐末以累妨道如此達觀謂之初學

人之學禪率多隨其影和其響效爲語立爲文予之學禪無不貫于心達于性發以智濟以力其理如此何必繁云

有道友嘗說考驗修行功課之法令置黑白二碁子每有一善念投一白子入於一器中每有一惡念投一黑子別入一器中至夜比較其數卽知善惡之念增減多少矣予竊謂此法太迂闊誰能細碎致煩予

又自思但性急耳除有觸境小忿未能頓除外且無  
故心造惡之念不當如斯拘執筭數也唯知務在靜  
勝於動最爲要切空於日夕四威儀中不計情境如  
何隨分量力常習靜念而已不可廢也

莊子所說有以死生爲小變我與變俱而無失爲大  
常此則深契佛書所明理性真常之道夫如是則知  
身外悠悠愈不足以介意也昭然矣

莊子云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  
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  
以動人吾因思之若或卽今有人二者不入於心吾  
當推而尊之曰至人真人道人也

予省已方期耄及似覺智生切欲內習絕倫離人而  
獨立外順晦迹虛緣而葆真確乎彌堅怡然自得

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予謂  
此世間法也予別作二句語云達觀深則遺情累內  
習至則還天真此出世間法也

中乘之人能觀根本十二緣轉爲生死輪不煩更述  
予今又觀枝末三緣結爲煩惱網謂身緣家緣世緣  
是也續說三者該括盡矣此緣此理古今大常旣知  
大常足以消遣

昔老聃於新沐之餘凝然遊心於物之初且云不能知不能言我亦於新寤之餘凝然遊心於聞之初亦不能知不能言引類而書以明殊勝

佛書云須菩提解空第一予以觀空之智亦得少分然而不入斷滅又知有不空如來藏也

一切凡夫終日念念營致五欲樂具不知萬中有一真大丈夫迴向一乘妙法如此勝事與誰交談

楞嚴經云情想均等不飛不墜生於人間想明斯聰情幽斯鈍竊詳此語信不虛矣予今年近八旬而覺耳聰心爽每於清宵靜臥虛白堂中或聞左右前後

兒孫列字言音所及辨其誰何故有效白體詩云介居僧尚雜警聽鶴猶聾之句是知想明斯聰予得萬一因思貫休之詩有以楞嚴為禪髓樂天之詩有以壇經為佛心凡此類例子最稱美

予觀世界倫類都是衆多幻化因緣生滅假合而成其中情氣各各微細分別遂有紛擾無窮之事新陳相續隨時運任造化古今常然無如之何然而到了虛妄唯有一種妙說目曰一真法界非但少有到者抑亦少有知之予愛如此而言曲盡其理

莊子雜篇有云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予愛此語因而

簡省聯貫目之曰長安樂之法竊謂此三者無賢不肖皆愛之雖愛之之心同而致之之道異所以利害相友矣予若形于文言則淺近而犯時忌人能自以意取則深遠而得天機今故不復具陳智者諍之可也  
○予自謂心遊瓌璋之書所以慕高遠自想清曠之域所以遺繁華於道雖非大成於理亦爲小善  
道集虛吾所信仁者靜吾所師無聲之聲聲成文非因叩寂無學之學學日益止務棲真不作聖心安住妙境有如此者謂之何哉

唐圭峰密禪師有指示學人最後安心方便之法先

有敘述之言云諸修行人但將不認不隨之智照於身心自然覺疾病時痛惱時或暫安樂時侍者乖意時喜事適情時所有種種念慮千般萬類皆如幻化影像皆是他緣靈靈一心如鏡之明未曾不照斯爲真我我既本無病健無死生誰能勞神而憂他妄緣乎已曾千萬億劫妄憂之竟何所益非惟無益仍展轉招於妄苦今但自保靈明免遭妄執所繫卽捨此身趣後身時無所慮也云予詳密公之言雖僧俗不同而緣累一也乃至族之蕃衍因而緣亦增多固當如是但依此教誠以覺智斷之慎勿一向憂撓若能



如此便是得親切法門也。

觀諸文字之中有使棲心棲神棲真棲禪大約祇是檢情攝念之意有如鳥之棲宿不飛不動是也予以爲明正學人但於一切時中隨分止息思慮凝然冥寂而已復何疑焉。

列子所說周之尹氏大治產心營世事慮鍾家業資財有餘心形俱疲夜則昏憊而寐夢爲人撲趨走作役而尹氏之趨役者晨昏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夜亦昏憊熟寐夢爲國君其樂無比此章立理大約齊物以明覺夢不異苦樂各適一方未

足分勝負予於此外別得新意以爲尹氏家雖富盛心有營運之勞故有夢中之苦役夫身雖貧賤而心無營運之勞故有夢中之樂若復有人晝無役夫之勞苦夜無尹氏之勞苦其享福也何如哉予又獨斷以爲勞心之苦甚於勞身之苦也如荷分勝負

五鼓夢迴緣念未起靈響清徹聞和達聰凝聽靜專頗資禪悅安住妙境何勝如之。

阿育王經云優波笈多宿世爲獼猴學緣覺坐禪證阿羅漢果又玄聖蘊廬心法篇云東都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而施於僧僧教之能念經往往架上不言

不動問其故對云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其死  
焚之有舍利洛人爲之作塔予詳二者得道皆自晏  
寂中入夫如是則華嚴經云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  
別信不虛語矣唯人爲萬物之貴者苟不知此道乃  
猿鳥之不若也知之者安可自輕棄乎  
晉劉毅對武帝之言比帝爲漢之桓靈尤爲不遜晉  
武能笑而容之此事有人君之量情之所難也因思  
爲人臣者忍受惡言於理差易而不自抑制於理可  
乎受人凌辱畏其勢而忍之者不足爲忍無可畏之  
勢而能忍之者真爲忍也

教中說煩惱卽菩提予嘗比方而可曉夫人之爲惡  
一變成善譬如盜賊亦有勸諭感悟翻然改圖便爲  
良民者卽盜賊本良民也煩惱卽菩提固當無二  
無益之言自戒勿發無益之事自戒勿思

世間法以讓爲德然亦有不可讓者故儒書有云君  
子不爭必也射乎又曰當仁不讓於師出世間法尤  
不可讓古德有偈云十方世界諸有情念念以證善  
逝果彼旣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

談者曰蠅能緣物不能緣火若能緣火與火爲一人  
能緣事不能緣道若能緣道與道爲一

聞人談論但且虛受說服慎勿鋒起求勝詳究取捨在我而已

老子曰不爭而善勝予欲加此而行非止不爭亦不取其善勝之勝

有故人嘗說人自無始以來情性相合欲遣其情有如親戚之人同居已久相別之際戀戀難去予以為世間法貴乎情日厚出世間法貴乎情日薄然聖人忘情者非木石之無情也無偏愛之仁耳故有緣之慈以親親而慈其慈小無緣之慈不以親親而慈其慈大

予嘗自立兩句語云欲可從于人不可從于物止句取儒書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之義是屈己以濟事也下句取佛書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之義是不令真隨妄轉也

予自說云因言會意謂之悟道忘情詰理謂之修道至寂洞照謂之得道

易遯卦☶上九肥遯無不利肥者饒裕之義也以其無應於內故曰肥遯予今以人心比之若有人其心既靜而能無應於外亦可謂之肥靜矣內心外迹厥理何殊

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予擬之別立句克情復性衆妙歸本焉

予自立言云神氣相守道家存有心息相依禪功造微其理一揆吾能貫之

竊爲口訣二句云須有智斷方修止觀因自解云有智照了乃能決定信有斷猛利乃能決定行

諦觀無明如醉醉人起諸惡展轉爲過咎以禍敗無明生衆支展轉爲因緣以至老死

佛書云寂滅者名爲一心謂無念也自一起念則爲二矣予因獨斷人二心爲念字似得此理

佛書云本覺曰如心住曰如不變易曰如予因觸類演之曰性與理合曰如物我混一曰如

予謂小乘初學者也大乘功成者也故釋迦佛云我念過去諸佛方便力皆以小乘引誘然後令入究竟一乘是也予又謂亦如世間法童蒙與老成之學力量次第不同矣

覺了一切法如幻化者如悟杯中蛇影豁然而疾愈知其疾妄想結成也

唐陸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祇是庸人擾之始爲繁耳予又以爲心間本無事率由妄念擾之以爲

煩耳

入道之門須用止觀二法何以故夫理障礙正知見事障續諸生死非大觀之法安能除理障非大止之法安能除事障

楞嚴經有云非因緣非自然予常疑其兩無所歸一日忽自悟夫因緣者虛妄假合凡夫世間法也自然者撥無因果外道不了義也唯出世了義不墮二邊耳亦可自謂得無師智也

老子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小乘之力也若見可欲而心亦不亂此大乘之力也亦如牛頭山慧融禪

師云有二種用心一者不見一切物得空唯見於空不見一切物二者一切物得空了了見一切有不住於有了了見一切空不住於空是也

昔晉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杜預有左傳癖予亦有耽味禪悅遺忘機心之癖

習偽智矯性徇時損天真取世資考其得失至人弗爲也

有客謂予曰欲求妙道從何門而入予因決澤徑直而荅曰當須悟人法二空斷事理二障學止觀二法去沈掉二病四者純熟有進無退勿問符應久而自

知此法簡要親切而言之也

學法之人有聞談道而豁然頓悟者亦是宿世修習之功而不自知也譬如學世間文章曾經諷誦歲深遺忘或有舉其端緒復能記之又如久別之人相逢不識彼若話及姓字此乃忽爾悟焉亦猶是也

世間博聞強記洪筆麗藻之士視其暴威武而不識姓名點畫者何如哉達人大觀窮理盡性視其懵然不知者亦類於此

禮以檢其迹樂以和其心予又別得無體之禮檢攝之至者南華莊真人所著書中述其心齋是也無聲

之樂和暢之妙者襄陽龐居士所集詩中述其智樂

是也

此樂音答

人多止好神僊之事而不知禪功造極者合至神之神為僊中之僊也

抱朴子曰辭千金之重聘忽卿相之貴位者無所修為猶尚如此況加以知神僊之道必不肯役身於世矣予以為脫落世網致禪功之深妙者比諸神僊又增殊勝也

外身出纏小自在內身出纏太自在如如不動寂為體了了常知照為用

智者知也深知其理勿復悞爲行者行也力行其道  
勿復虛過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云緣自得勝進相遠離言說文字  
虛妄趣無漏界自覺地光明輝發是名宗通此一  
科合論語云古之學者爲己又經云說種種教法以  
巧方便隨順衆生令得度脫是謂說通此一科又合  
論語云今之學者爲人於其本教又合自覺覺他自  
利利他

脫世網避畏途簡妄緣甘靜居小寂滅之樂也塵事  
無所拘勞慮悉已除心如太虛清遠恬愉大寂滅之

樂也但趣此境何必廣求異論哉

詳佛法所明之理有二殊勝與凡情對皆有以親爲  
踈謂五蘊皆空形相是外物此智之深者也有以踈  
爲親謂一切衆生皆如己子此仁之大者也此智與  
仁何如哉苟有敏識不當輕議

予以不貪之故獲善利者三不涉畏途不履危機一  
也量入自足身閒氣和資養生之道二也習靜悟空  
深知理性之法三也

二姓之親因媒而成親成而留媒不遣媒反爲擾一  
真之道因智而合道合而留智不遣智反爲礙

古德云有所知者有所不知無所知者無所不知予嘗設喻以明此理上八字有似夜有其燭燭不及而有所不見下八字有似晝無其燭燭不用而無所不見。形質全具人之外美繫乎天耳目手足是也行實全具人之内美繫乎人道德仁義是也其外幸而全具不能內修以相稱誠堪自惜誠堪自責且夫外不全具無如之何內不全具可以修補而鮮克能然堪惜堪責豈虛語哉

世人但見有之有不見有之空如此者無數或見有之空不見空之有如此者甚多既見有之空又見空之有如此者甚少若能空有並見智行相資脗合滌入謂之得道

名器權利虛中之虛壽康給足虛中之實詳擇所急馴致天倪踰量躁求道家深忌

心者身之本也心不生滅則身不生滅定矣故荷澤法門有語云雖備修萬行唯以無念爲宗無念卽無生之法也千經萬論但廣敷揚法之根源止在無念念增緣起乃入輪廻

古人云鸞雀焉知鴻鵠之志此於世間法中志之大者也予因擬之別有語云醯雞焉知雲龍之志此出



世間法中志之大者也

人物志云晉楚帶劍遞相詭反注云自晉視楚則笑其右自楚視晉則笑其左因思好道德者避權利之地修安樂之行無傍觀之榮免切身之苦好富貴者大笑之好富貴者據權利之地失安樂之行得傍觀之榮被切身之苦好道德者亦竊笑之與帶劍相笑其事雖殊其理相類

予好推求妙理念念增新落筆成文編綴未已有如心府之內衆寶莊嚴又如百鍊之金轉加明淨以此自慰不亦然乎

萬事貴乎得中夫日過午則晷月過盈則虧物過盛則衰器過滿則溢必然之理也世人升高位積羨財不務得中貪極致禍者多矣宜乎自戒之也唯有學道之志貫微臻極精修密詣使太過此則無妨世間法不失其正者究竟猶虛若更邪僞紛擾此又虛中之虛也不知至真至妙之理枉用其心與物化滅者但可嗟憫而已何足貴乎

妙法功行勿憚難成譬如瓦礫易取珠玉難求自然之理也若不登山涉海安得此寶莫同瓦礫輕視之耳得之則其利甚博

後漢孟敏字叔達荷甌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而問之荅曰甌已破矣顧之何益林宗異之勸令學業果著其名予謂斯人明理而有斷者也爲事敏達稱其名焉以此推之人有所失當以既往不咎勿復介懷若更追思不已亦猶顧惜破甌何所益乎

佛教說因果道教說自然說因果則有懲勸說自然則無懲勸夫萬事若皆謂自然撥無因果則陷人於不脩而虛生浪死多入惡趣之中也殊不知於其自然亦有因果試舉一端以明之耳人有樹藝之功則有采收之利自然之理也樹藝者豈非因乎采收者

豈非果乎

人有未壯之子而爲薄徒所誘習以成非罹于深刑者多矣唯幼敏而殊常者乃能不近薄徒人有可欲之心而爲塵境所誘習以成迷墮于惡趣者亦多矣唯夙悟而殊常者乃能不逐塵境配而設喻殆相鑿○予欲自規并勸學道之人修四常行謂常不障常不礙常不動常不退上二行在乎智明而量大也次二行在乎志堅而力勝

昔向子平所言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予又知顯不如隱蓋以隱近道家之旨老聃大聖人史氏止謂之隱

君子然而隱者亦有竊吹濫巾之士釣聲華希寵利而已若能名迹俱隱乃爲真隱古人有詩云始知真隱者不必在山林又有云禪師示我真隱心月在中峰葛洪井又出處一貫爲通隱古人有詩云禪門有通隱喧寂共忘機如此之類是也

凡一百二十六章

法藏碎金錄卷第二

法藏碎金錄卷第三

光祿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澶淵晁迴

論語云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予詳義理謂孔子絕去四事與常人異也毋意者常人師心狗惑自任已意孔子以道爲度故不任意毋必者常人行藏不能隨時用舍好自專必孔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毋專必毋固者常人之情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好堅固其所行也孔子則毋可毋不可故無固行毋我者我謂身也人多制作自異以擅其身孔子則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和光同塵唯道是從

故不有其身予於四者似得百分之一每希馴致其道未嘗從心所欲此近毋意昔仕宦之日不苟求進用此近毋必友交泛交不偏執一此近毋固好爲文立理而無所自銜此近無我因思儒宗孔聖四絕之德比夫釋氏經教有陳大乘四法大乘四行同歸善利抑亦何殊哉予今又以四絕之德各以其類分而合之其一其四毋意毋我混而爲一以屬於內其二其三毋必毋固混而爲一以屬於外內習出世之法事事毋意毋我外順世間之法事事毋必毋固若能觸類融攝果決盡然此爲樞會可目之曰無礙法門

矣

白樂天有詩云慚將理自奪不是忘情人竊思理奪二字正是予切用之法夫御世之道求理而已出世之道理可廢乎以理奪情率由智勝以理復性率由力勝若能智力兼備理性相符真學指歸曲盡善矣達磨說大乘四行其三曰無所求行予甚慕之奈何迫於情累未能免此雖求之在我而可否在彼旣或應或違須毋固毋必因別持一行勿以順逆自起忻恚自爲所求毋固必行

梁氏刪定止觀第一內有說云意之所起卽修三昧

謂之覺意三昧行者心數起時返照不見動轉根源故名覺意又窮諸法本皆由意造故以意爲言端未對境覺知異乎木石名爲心次心籌量名爲意照了分別名爲識如是辯別墮心想見倒中予讀此一科愛之重之尤喜精要因而崇重其名立爲一法以備自修目曰覺智平意識法門凡有意識所起卽時以覺智平之而自斷曰教中說身心於真性皆爲幻垢則表意識諸念又屬身心之餘事乃是重重踈遠虛妄顛倒之見不知此理則無智者也旣知此理豈可與無智之人混同汨沒當觀意識是真我之賊來卽

殺之不復容縱在我明鑑利刃而已

昔向子平讀易至損益二卦因而發歎謝絕塵寰又老子有日損日益之言予漸老矣夙好棲真禪寂而鈍根重障旣不能速成圓頓之理若不策勵精修勝進更俟何時乃約已而自立損益二法門用爲入道樞要但省已不當復爲者一一而日損之憂患二病居先也省已卽今切用者一一而日益之明住二妙居先也自出於心固難縷述

楞嚴經中所說如來命文殊師利法王子較量二十五無學諸大菩薩及阿羅漢各陳從初入道法門何

者最爲圓通令將來學者易得成就時文殊辯白最許觀音聞中入流圓照三昧其對佛偈中有六句云我今白世尊佛出娑婆界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欲取三摩提實以聞中入予愛重此法形于贊詠多矣又獨聞靈響殊常清妙凝聽融怡乃是天賜神奇吉祥助發樂欲俾成大事因緣也何慶如之自今了達天時人事世態物情往古以來不可齊一但委順而過勿介于懷凡諸魔境我當以觀空覺妄之智平定于外唯此佛境我當以聞和攝念之力修詣于內決定不退轉不復別求入道法門也

予嘗作心禱六符詩云恬和端潔及虛明六妙均融道法成願考此祥皆密契不求知己浪傳名今復追解其意意欲已心恬靜和暢端直潔清虛白明了妙妙相應若得心之體用如此畢備不必廣求禪學之法亦不求衆人知己也

白氏詩云自從苦學空門法消盡平生種種心予因此語曉悟學空之理乃是無礙法門何以故夫學人有明智有果斷諦觀在外隨時過去者事事盡空不執其事則身無礙也在內隨時過去者念念盡空不執其念則心無礙也身心外曰無礙無縛更去何處

別求解脫譬如雲翔之鳥在空中自然自在人若不  
能以空破有自取望闕乃是凡愚知見於已有何所  
利所以佛許須菩提解空第一斯人足可景慕若能  
於空不著空此又妙之又妙也

衡山石頭希遷大師有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  
汝又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又問如何是涅槃  
師曰誰將生死與汝予知禪家問答有茲體勢最爲  
切當予能觸類適變則而象之設使有人問予如何  
得心地清涼當答曰誰令汝熱惱又問如何得心地  
安靜予答曰誰令汝煩動予非但能學其語類又能

悟其法意直臻要妙之處蓋明一切煩惱起滅只由  
於己己能照了諸法性空不以爲礙便是菩提涅槃  
之體用豈待如來慧以三昧必無此理智者當如是  
解勿與愚人混同也顧此法至簡至易其如知之者  
至少行之者至難矣今自清審波澤居常進道之功  
莫若齋心服形收視反聽退藏于密直在其中住無  
所住得無所得堅久之志日復一日其餘法塵煩動  
亦宜稍稍休息矣

國家法要則有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予因擬之而立  
言曰身心發要則有任真勿貳去邪勿疑二者大同

唯改一字而已

學法之人或未能深入妙境但且師老子之日損莊子之鞭後遽子之知非顏子之改過若能致力悉備自然暗合于道

予今申明圓覺楞嚴二經之旨趣夫圓覺經一味精純要妙專說心起之真妄悟修之頓漸以利鈍根故分辯學法之次第楞嚴經於真心正法之外又說種種事相有邪有魔有升有墮令人曉會不至差殊梁氏刪定止觀第五內有語云若善修三昧道力所持何罪不減何業不轉予於此法素有信心樂欲每覽

如是語句令人倍加策發

卽此第五卷內又有語云夫慧解真正則不爲諸相所惑然後鞭心入理業不能礙若本無解心又發意邪僻見相生愛則魔得其便入示吉凶生爲鬼禪死墮鬼界必然之理也予知有一類之人多作此見是思引證爲戒因復采而書之

又有語云當安忍內外諸障使不滯礙又不起法愛自然流入清涼之池得無上報得自在業返本還源智照圓極故名無上普門示現無往不應故名自在予愛斯言蔚爲妙法若能詳求其理力行其道此可



足用何勞博訪空談

又第六內有語云夫幻術法猶能變轉示人亦如流金結冰變化不一定力所轉理固宜然予因思入道至論必須致力但無爲與有爲異耳

天時之順序天文之垂象本乎天也據理則有常而或不常人身之安否人事之得失本乎人也據理則有常而或不常是則常中有不常古今如此亦可以爲大常矣予常爲安處大常略論今復意及而書之姑務脩己此意乃自然而然而然也

予嘗自作禪門法語四言五句二十字云正脩行心以破爲脩以住爲行非正脩行其心反是

周易正義序云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玄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爲教於孔門也又後漢書西域傳論佛教云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此皆儒書正經之疏正史之語談說所及證據公矣但以內外之法理難相參故各行其教焉後人更相排斥未爲通論

人有所作之夢洎至明日或有忽然聞見與所夢相應者世俗謂之解夢吾因此似得二理一則表事有

所定一則表神有所通必若澄心至清則能知未來之事其理不虛也

吾有一事終未曉其由嘗與人對談或至一處所忽然記憶有似已曾如此言已曾如此見倏然復忘之耳自壯歲及老年相識故舊歷遇五經及第人于澈直集賢院范貽孫知制誥路振此三人亦說其事與吾暗合因追思而記之

孔子罕言命與仁易稱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竊詳命者正是佛書所說理性之法也人鮮能及之又仁爲五德之首正是佛書所說能仁之事此亦人鮮能及

故皆罕言非全不言也又對門人云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爲力行世教不欲言人所不及之理非不知也達識之士宜體至聖密意

今爲已立法者二夫處世之法如謝鯤之率性也推理安常而已出世之法如何難之迴心也息緣返照而已

楞嚴經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圓覺經云無邊虛空覺所顯發予今引此二經配而明之蓋言見空見色皆不離覺性之中也又色空二法相對立名空相在覺性之中亦爲障礙故般若心經云空卽是色

蓋言但有空相空卽色也色卽爲其障礙矣  
予嘗獨斷以其無爲而大者謂之道有爲而小者謂  
之術道之神妙無爲而自然也術之神妙有爲而精  
至也學其道者可名道士學其術者可名術士道德  
技術不可同日而言

古人有云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此乃姦雄之魁圖取  
之志大也予别有語正與此背却云寧人負我無我  
負人此勸仁智之士趣受之理大也又云寧天負我  
無我負天此則但信福善禍淫之格言勿疑其應與  
未應也

昔子夏唯學素王之道而義與利交戰於曾中終義  
勝而肥所學之道必成也今予兼學法王之道而信  
與疑交戰於曾中終信勝而喜所學之道豈有不成  
哉

沖虛至德真經云孔子能廢心而用形注中所解之  
意謂對接世務止用形迹而已其心則泊然不動也  
予謂臨世間之法固當如此如此則事濟而不勞矣  
又貫休寄山中伉禪師詩云舉世遭心使吾師獨使  
心萬緣冥目盡一句不言深其詩意謂舉世之人被  
心所役使而伉師獨能制服其心也予又謂學出世

之法亦宜如此如此則道成而不悞矣

了三空之盡空知一真之至真此大觀也卽時而萬念都息此大止也若能練之純熟道學成矣何必更尚多談妄求異見哉

人所分別者名相也不可分別者體性也若能不著名相而直歸體性者何諍論之有

經教中說一種外道作無所有想如兔無角謂一切法亦復如是經教中文有說未得謂得名增上慢予觀今之談禪者多云知之則已更何修也故鄙其看經論求方便者以爲滯於名相予謂執此見者可惜

悞人深矣譬如以兵力計賊兵力勝而賊退然後罷兵理之常也故法要有云如人入賊心不決定不能破賊破亂想軍亦復如是脩行致力其喻如此吾輩看經論詳求旨趣以濟覺力又不得與課數希洪福尋文起狂慧者一槩視之也

予今集諸經妙言貫而爲文共成四句曰求自然智住無礙行成不壞業名決定相

古語云臨河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予以爲尋文好禪不如坐而進道

止觀論有云帖帖安穩楞伽經有云上上升進此二

者皆謂入道之相也

道家流謂黃庭內境實起外境予以為尚屬有法未出幻魔之界豈知夫自覺聖智空寂靈明絕妙之境乎若有悟四相之非我知一真之大同始可與言此境矣

榮啓期自云有三樂予觀乎域中象外別有三樂焉聲色之樂樂之下者也名教之樂樂之中者也禪寂之樂樂之上者也

予但得宴坐之室靜日涉之園幽分恬智以均和合端虛而進道養泰和之氣棲天真之心適我願兮無

出於此

務安了了之心常合深深之息諸念不動靜勝而樂斯入道之妙門也

莊子內篇齊物論注云夫是非者生於好辯而休乎天均予詳大意人好橫議分別道家所忌當息其言奈何所見各異稟於自然固難一揆責之也因思辯是與非唯有蒞官為政分曲直之訟事國治家成規誨之道如此則明是非可矣若或真學之流閒談之際未能頓絕商確評品斯亦有妨道行者也左氏春秋云人心如面焉蓋言各各不同不可齊一爾若也

須責人心之非令皆歸於是斯則何異須責人貌之  
陋令皆同於美乎自今力戒此事爲吾日損之一  
夫學道之人若能無事靜居清心調息雖云宴坐羸  
得養生故圓覺經注中說道場修證之法有云遇善  
境界得心輕安謂身心調暢輕利安和神爽氣清支  
體柔潤予以爲有此愛樹但令本根深固則枝葉自  
然茂盛也

予吏隱洛中之留臺忽踰六稔詳周易之樂天知命  
暨莊子之安時處順省躬契理庶乎得其少分焉而  
燕居之際與令順子孫之隨侍者往往談道適意甚

歡於世論則爲福猶愛善處公有餘之故也於迦談則  
爲累未到涅槃無餘之故也

權公之文有云精修密詣蓋明修詣之功也白公之  
文有云陰利潛益蓋明利益之德也教門功德其在  
茲乎

士有學素王之行行有枝葉學空王之心心無罣闕  
若令冠以道號方可目爲真君

予今指陳佛書之簡要者有二經焉般若心經圓覺  
了義經是也般若心經凡二百餘言佛爲舍利子說  
人空法空破一切相遣虛妄之情盡更有何事予謂

以正智爲目見之而悟其理定其志而趣于道此乃  
妙法之心也圓覺了義經凡二十八紙佛爲文殊菩  
薩等各說入道之門與圓成之性合更有何事予謂  
以淨行爲足行之而還其原臻其極而成于道此乃  
妙本之體也若人於此經中日足相資始終如一信  
解修證光嚴住持其人殊勝超絕不可稱量也  
方內之教原情而立法方外之教原性而立法二教  
淺深有異內外兼濟若能和會而公共不以勝負而  
交爭然後臻乎大通也

予好涉獵內典研覃了義自謂種諸善根雖有之矣  
遠得已利則未能然

夫妙道非形器言意所能區別其有教門逐末矛盾  
交爭者不出名利之場也試思未有書契之時孰分  
主宰而求勝乎

教文中有言云靈靈不昧了了常知此乃妙性之本  
體也又有言云帖帖安隱躡躡而入此乃進道之法  
門也若更習性未已而好多聞博覽此亦於道無所  
損於智有所益也

予今年近八旬矣保身自覺安而輕澄心自覺虛而  
明養氣自覺和而清得法自覺真而精予有四覺覺

如此不問道之成不成

今之講師率多傳文之狂慧今之禪師率多傳口之空言唯有該明之士洞曉其理更不疑也

釋梵之書謂人屬地水火風終非堅久故破之耳本爲破虛幻之身而歸于實相也老莊之書謂人稱聖智仁義終非純一亦破之耳本爲破小善之名而歸于大道也方內之士多駭其言以爲破毀身名蓋局見一隅不能會通至理矣

道經云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此則約性相之源而罔測周易云精氣

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則言生滅之法而未盡唯內典有一真靈妙三世流轉之說理最詳悉夫鴻明之士得意忘言然後可以心到

先賢有清畏人知者謂潔已而不求名也吾則妙畏人知欲進道而亦不求名也

先師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夫易者窮理盡性之書也予亦晚而好讀上乘內典因而發爲演勸筆不停綴良由見其旨趣極陳理性之法曲盡其妙雖設教不同而會歸于善是則區區力學不背先師之道明矣教識洞鑒當以爲然



古德有云前念迷是凡後念覺是聖予因思之或有人念念不迷乃是以覺濟覺以聖繼聖者也若能守此常覺之念深固長久日新無極者此可爲入道之人也

予於理性漸得會同之異謂出世定慧之均用如世間禮樂之相須夫禮勝則雜故和之以樂樂勝則流故節之以禮予以爲定之過恐成於沈住故照之以慧慧之過恐成於動亂故制之以定禮樂相須然後盡美矣定慧均用然後盡善矣擬議二法出于陋衷內省吾心動不忘於觀照靜不忘於止息今自覺動

多而靜少觀多而止少然不陷於邪觀惡慧昏住癡禪者也

教文中言云薄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亦既內省居常以觀照在念因自謂予心常在慧無所不慧時若於已分言之慧者燭理之謂也定者忘情之謂也覺其燭理易而忘情難耳

夫枉道則心苦直道則身危守直道者所以甘於恬退而不爭趣捷之徑也

自顧既老猶健視日影一分分一寸寸轉移不廻則所發道心亦宜一念念一息息常在止觀二法方是

正勤之功耳此事常已書之矣而復書之者惜日之志深也

予素尚禪觀日惜暮年天禧中乃固辭近職求退居散地遂得分臺于洛都輿論以爲勇退人之難事而予獨恬然以爲甚易旣而聞有吳中僧蘊賢者年始三十餘幽棲嵩頂之石室不交聲利幾乎絕食屏迹宴息已越數稔如此孤潔未之有也予是以精進之志彌堅焉豈非天資其助歟因自喜曰起予者賢也始可與言禪已矣

凡分彼我皆是妄心妙一真心元無彼我

浮生可見如夢幻泡影雖有象而終無妙本難窮謂真信靈明雖無象而常有

古賢著書垂法心存利澤而後人務求言意之齟齬橫生駁議似是而非者余目之曰文訟

吾著文立意欲如國寶莊嚴爲妙器求法練心欲如國工鍛鍊成真金此比別欲不亦優乎

諍觀常情於彼虛名冗利有取無捨是以麤暴之勇明入死地而不顧姦僞之智暗踐畏途而不慮必謂至理無有勝於此乎

洪覆之內無數之人人人所覩各有一天地世界互

不相妨害其法性歸真又不同分段之身自然混融攝入何有彼我哉

夫萬物有象皆於大道無象中生此則無爲無不爲之理故聖人之道貴混然無迹凡有迹者雖美善名著亦未合於大道也

吾日三省吾心自知性之串習尚有悠哉之浮想事之違忤尚有愒然之小忿愛法成縛未免披文染翰之動作若能盡去此累吾亦庶幾于道而獲逍遙也予於佛法中精勤詳練浸久浸深研覃會同徃徃有得因知人心有兩種悟予謂小者智通大者神通且

如顏回之改過蘧瑗之知非及諸臨事見機觀書達理之類此小悟者易到蓋由智之通也又有龐居士詩云羅漢若悟空擲鉢騰空去緣覺若悟空醒見三生事止觀論云憶三世事不忘名解脫無減自然覺悟不同二乘名解脫知見無減予謂此自得聖力而然耳維摩經中說富樓那爲新學比丘說小乘法時維摩詰謂富樓那言此比丘久發大乘心中忘此意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導之時維摩詰卽入三昧令此比丘自識宿命曾於五百佛所殖衆德本卽時豁然還得本心予謂此假彼聖力而然耳此大悟者難到

蓋由神之通也圭峰密禪師亦有言云迷時煩惱悟時神變此語亦是神通之悟也予又思此大悟者已涉佛境六通之數其宿命通具如上說其漏盡通予因設喻以爲漏盡通如月之除雲雲漸除而光漸出雲盡除而光盡出又如鑑之除垢垢漸除而明漸現垢盡除而明盡現亦如始覺小而有所覺有所不覺本覺大而無所覺無所不覺予剖析雖繁貴其理之曲盡矣

維摩經云舉足下足皆從道場來予因自思晝心夜心常遊法苑去

學道之人若能少思寡欲澄神定靈雖未得應圓覺之妙心亦可入楞嚴之外分矣

予詳華嚴經大意明法性圓通無所不至如教中說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之義蓋言大無不包細無不入者也嘗試論之譬如含識之靈流轉受生先爲鯤鵬非隨其形而增大後爲蟻螟非隨其形而減小本性元一不變易而分洪纖也所以華嚴之義有云一微塵中包含法界以明一真之性本無分段區隲○莊子云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嘗試論之斯乃人中之人也教文中有以竺乾古先生爲僊中僊天中天

也蓋以僊人天人已在世人之上而古先生又於其中角立傑出尤爲殊勝者也覆載之內蚩蚩之氓紛擾無算形與名則然矣以道以實求相應者則不可知不可見也夫人以幻化之身又常爲虛偽之行是則表裏非真重疊冒名而已深思其理豈不內愧達識公論當以爲然

居常自誨撥去外事外物不用計著務置身心於安穩之所其有浩浩茫茫不能前知者無必然之理不當虛勞過慮耳莫若歸乎大委順誦無可奈何之歌而已矣

了了見一真之體如掌珠圓明悠悠覺萬有之空似天雲變滅

談賓有云辨不如訥語不如嘿動不如靜忙不如閑予愛之重之因作五言二句云不言成吉慶無事是神僊

繫心一緣文殊之妙德入流亡所觀音之法門合此天機爲吾日用能長且久得意忘言而況獨聞和焉又盡善也名決定相其在茲乎

一切凡夫皆是迷人內有迴心起信詢求妙理者此是迷中悟人也其中却有細分名義或空務對答流

宕而不返者此又是悟中迷人也若有悟而不迷此是通人可以學道

吾嘗獨斷名義夫非過非不及謂之中也事是理當謂之正也此二字循名責實難矣哉

夜犬虛警不辨姦良而吠有之矣衆犬傳吠愈遠愈踈夫味道束教響和流謗亦類此也

智人有求有樂有憂道人無求無樂無憂

寶積經云常行清澄微妙之法予因經意自立其法據圓覺經有注云心息相依息調心淨竊詳心淨即清澄之類也息調即微妙之類也今以絲絲之息合

深深之心心淨息調日益純熟此則清澄微妙之法乃禪那之本體也

人之常情所慣習者當云習性而又云習氣者何也予據莊子釋文有注云許慎曰人心以上氣所往來予謂心常御氣而動故心順而喜則氣和平心逆而怒則氣結滯必然之理也性與氣同體故亦云習氣多殺以恣充口腹者神僊之人目之爲豕腐吞腥善佞以過求富貴者高尚之士比之以破癰舐痔視其美惡何如哉

予於觀慧大略已知物本無物當復道之混茫空中

不空當入佛之知見

莊子雜篇原憲之解病孔子之辯窮通與凡情不同故聖賢適天均而不憂也吾輩靜而省己稟賦之性望聖賢絕遠幸而有祿不至於樺冠緹履藜羹不糝資用之屬反優豐於古德足外有餘復何憂乎

勤者躩也純靜者道人也動靜相濟者吉人也夫人在仕宦之途固難純靜卽須動中息之以靜故白氏有動靜交相養賦莊子有恬智交相養言論語云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予擬之而成句云動靜均均然後吉人

人多盛車服外修潔身之容鮮克尚道義內修潔心之行其倒置也率皆如此

老子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予以為不離輜重則資用無闕也予亦終日居不離靜室不離靜室則虛極可致也每念爰從引退但覺恬愉位高金多畏官途之叵測息調心淨宗禪學以彌深人不我知茲唯自得

蠶之有絲絲染成色色之明暗由工之力人之有思思作成德德之吉凶由己之識

噫歷觀羣迷趣向背一真無有之鄉營四海他人之

事智者獨斷豈無親踈

予自思之日日深窮天理廣立文意終是分別名相  
營為事迹不如靜坐息心也

若欲貫人天而膺福報必在乎陰德密行清心素節  
圓滿具足而已矣若欲超色空而入佛境必在乎大  
止妙觀淨定直慧圓滿具足而已矣悠悠之說何假  
多云

予有四句雅言中含八字深旨上智默而自識中智  
說之乃知其言曰欲得保身道訣莫若閑靜介潔要  
知出世禪功無如照收凝融

事不師古匪予攸聞心閑道尊仰高風於踈傳名遂  
身退遵格訓於老聃非云自矜是足為樂

常患禪宗所說名相階差頗多繁細卒難湊泊一日  
忽自悟焉凡是漸門權教譬如病有多方故藥有多  
種罪有多名故律有多條若無病無罪何用藥律夫  
大禮無罣因思大道無為大法無說何必須在分別  
名相企及階差乎但自守一而已一之之義亦不能  
更煩解說唯空無二當自契焉寶積經云求自然智  
破無明殼吾其庶幾

趣捷徑者悞涉穢地足之所汗必無再往素所更事



心之所惡不當追思亦復如是

佛書說生老病死人所共有夫生死二者今不復言  
嘗思富貴多欲之人乃至清淨不惑之士於此四數  
之中頗見各闕其一富貴多欲之人頗見有病而無  
老清淨不惑之士頗見有老而無病較其得失何如  
哉予好和會經旨發明義趣竊以爲佛書所云正受  
者有類毛詩云思無邪左氏春秋云弗納於邪也又  
以爲物我如如定之體也吉祥止止慧之兆也若執  
膠柱則同面牆

般若心經所說觀自在深般若見五蘊皆空華嚴經  
所說菩提心如快箭破一切苦的學法者若能如是  
解孺子可教矣

麟之獨角則居瑞之首人之獨覺則居士之上獨覺  
表自然之智獨學失外獎之益獨之名理有所不同  
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  
也已噫才美如周公猶不可驕吝而況不及者乎故  
孫叔敖位益高而禮益恭祿愈厚而施愈博所以三  
相楚而無罪者不驕吝也

覺之一字予有三說隨其淺深而分也一者覺觸之  
覺謂一切含靈凡自身之所觸無不知也二者覺悟

之覺謂一切明哲凡有事之所悟無不辯也三者覺照之覺謂一切大聖凡有性之所至無不通也前二覺名曰俗覺一凡一智後一覺名曰真覺入神之見亦名正覺大覺圓覺謂十方三世之中無數之物無不見之也無數之事無不知之也

予嘗窮理盡性自問真性之理根本如何自答曰無邊法界真空性又問卽今之心如何又自答曰有限凡軀妄想心

世間法出世間法皆以酌中爲妙且夫禪門之理大約心要不勞用意除滅妄想但覺塵念所起勿復恣其相續而已亦如敵人侵疆不可窮追盡殺但禦扞之勿縱其深入吾地而已事上亦然上之所欲不可斥言干忤必不能止也徒以自觸禍機但不將迎求媚而已

儒家言百行道家言三千功行佛家言萬行大約舉其衆多之數今詳楞嚴經所說乾慧地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四加行十地等妙二覺共五十七心足矣或問予佛之功行如何予對曰能除百千萬劫障頓超五十七階心

白氏有詩句云夢中說夢兩重虛今略就改別作上

句云影外影爲二等妄夢中夢是兩重虛白氏又有詩云紫綬朱紱青布衫顏色不同而已矣予又擬之別作兩句云三台八座九品官名目不同而已矣學道人深入妙境仍不得起見解之礙譬如燈以照暗燈且不言其功湯以消米湯亦不見其跡此喻親切者也

圓覺經注中述禪那處言心息之相依南華經注中述心齋處言氣性之自得妙理同也

莊子注云凡非真性皆塵垢也予因觸類而言之曰凡非實相皆夢幻也

儒書論語云君子無所爭又云君子矜而不爭禮記儒行篇云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道書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又云夫唯不爭故無尤又云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云善勝敵者不爭又云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又云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大矣哉古先聖哲垂不爭之訓丁寧周至也如此予今更引佛書和會發明據金剛經須菩提言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僧肇注云須菩提得六萬三昧無諍最勝善防衆生心不與違諍也予以爲須菩提解空第一既能洞曉萬

緣虛妄自然不肯爭空其心大定故名無諍三昧竊  
詳三教之書大略同矣夫學法之人若能遵儒道書  
中不爭之言合佛書中無諍之行此一法首出於萬  
法也予於此法亦似得萬分之一爾

證道歌云心是根法是塵則知愛法之心亦是塵也  
又有修行方便名爲樂欲欲卽愛也若非愛欲妙道  
豈肯歸心乎由有諸法助發愛性是故能令慧觀相  
續俟其勝進純熟拂去愛塵可矣智之通局繫乎人  
焉

學道之人但且用五勝之法亦可爲資助之品矣此

予自立名教謂令五者之力皆勝耳清勝於濁靜勝  
於動忘勝於思嘿勝於語性勝於情五者習熟乃入  
道之漸門也

人倫生化大幻也世事新陳大夢也寒暑往來大瘧  
也中外歷職大采選也官曹決事大雜戲也作是觀  
者名曰大觀

古人以義而死猶謂之得死所而況以道而退以吏  
而隱辭劇就閒棲真養素適願自樂何以加焉亦可  
謂得其所矣

予嘗作四禪體要偈因再思之大約物理成壞勢數

至四而極夫心念則生住異滅身相則生老病死器界則成住壞空此世間必壞之理勢數至四而極者也亦如四時之次焉禪定之功是出世間必成之理勢數至四而極亦復如是修行之人但準四禪而行斯可矣況華嚴論亦言四禪爲佛境界不然者何以不言五禪六禪乎

究觀其妙得二無礙法須菩提無諍三昧推爲最勝外無礙也維摩詰不二法門貴乎深入內無礙也內外無礙可至於道因而又得三無之名次第愈勝謂無諍三昧無生法忍無上菩提是也

有故舊之交以予老退貧居憂其不足而問念者予對以不然夫資用有闕或可以求而致之也形質有闕必不可求而致之也不可求致者予一無所闕可以求致者亦不甚闕其天幸也如此又何憂不足之有

夫鳥雀啄食疾視而遽起畏擊捕之患鴻鴈啣蘆而飛以避矰繳耳人有冒禁行險多取致禍者雀鴈之不若也

飲食味美太多則傷權利過求亦復如是

習乎定則當澄念不動如道經之云徐清是也生乎

慧則當燭理無盡如易卦之云久照是也苟能如此其道成矣

在分段形軀盡生分別到虛無靈妙熟可思量彼我之情夫復何有

白樂天詩云識行妄分別智隱迷是非若轉識爲智菩提其庶幾乎詳識之與智同體而異用耳識是智之迷者也常尋妄境而生愛智是識之悟者也獨辯真理而有歸

詳究禪宗之法有想妄作入於邪見也無想癡定落於頑空也若以虛融之體含微妙之用乃合中道耳論精深之理直須到此其或意幽語峻習爲宗風者不必根究反致迷悶其間膠柱之瑟濫吹之笙抑亦甚衆焉

教文中有言云佛境界如又云魔境界如予因思之此以陰爲魔耳正覺之念卽佛境界也邪見之念卽魔境界也固當同體但由人心正邪而已知其要者莫若破五陰之區宇復一真之本源則混并其境矣○淳而不敏則失入於愚敏而不淳則失入於猾愚猾卑備其何以堪淳而復敏旣靜且明靜明者定慧之異名寂照之根性也禪兼照了非守默之癡禪慧

復澄疑非尋文之狂慧

凡一百二十八章

法藏碎金錄卷第三

